

中国学校性教育研究和社会资源支持发展脉络

李雨朦¹, 刘文利^{1,2}

1.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875;

2.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摘要】 从 1949 年到 2020 年, 中国学校性教育研究在相关政策支持下得到了发展, 不断有社会资源的投入, 学校性教育也逐渐被民众所接纳和认可。在七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 政府部门、学术机构、社会团体都在通过探索, 寻找适合中国学校性教育发展的本土化方案。本研究梳理了中国学校性教育研究的发展和社会资源支持的特点, 以期描绘出中国学校性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 并对中国学校性教育研究未来发展带来启发。

【关键词】 性教育; 社会支持; 学生保健服务

【中图分类号】 R 179 G 4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20)10-1463-05

Development context of school-based sexualit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social resource support in China/LI Yumeng, LIU Wenl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ssessment for Basic Education Quali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From 1949 to 2020,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chool-based sexuality education in China witnessed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support of relevant policies. With the continued investment of social resources, school-based sexuality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been accepted and recognized by the public. During those 70 years of developm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were all exploring and looking for localized programs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sexuality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overview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sexuality education research as well as of social resource support in China, in order to outline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school-based sexualit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to bring inspiration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sexuality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Sex education; Social support; Student health services

在 1949—2020 年间, 我国学校性教育研究经历了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部门、学术机构、社会团体各展其能, 通过不断的探索和转变, 寻找最为适合我国学校性教育发展的本土化方案。本研究通过专家咨询法, 收集了国内二十余位性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及其团队所了解和经历过的学校性教育研究发展历史, 试图思考我国学校性教育研究发展至今的脉络, 并对我国学校性教育研究未来发展带来启发。

1 学校性教育研究转变特点

我国学校性教育领域的学术研究严格来讲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1962 年, 儿童青少年卫生专家叶恭绍教授率领当时刚成立的北京市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组, 对儿童少年生长发育包括青春期发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这项研究持续 4 年, 通过缜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 首次提出我国青少年第二性征的分度, 成为我国广大儿童青少年卫生工作者研究青春期发育和实务工作的参考依据^[1], 也由此开始了学术领域的学校性教育研究。在几十年的发展和变迁中, 各个学术机构的研究重点、研究思路、培养新一代性教育人才的形式, 甚至是经费来源, 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

1.1 研究重点的转变 “青春期生理卫生”不仅是我国学校性教育政策的起点, 也是学校性教育学术研究的起点。1985 年起,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承担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工作, 调查内容包括身高、体重、女性月经初潮年龄、男性首次遗精年龄等指标, 该调查每 4 年一次, 延续至今。1986 年,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对北京市某普通中学 289 名 12~16 岁的男生进行性发育研究, 初步了解男生的遗

【基金项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全面性教育指南研发”项目 (UNFPA/CHN/2019/04); 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阶段性教育指导纲要研发”项目 (2020SKZZ01); 北京师范大学“中小学生健康知识、行为及态度测评工具研究”项目 (2019-01-113-BZK01)。

【作者简介】 李雨朦 (1996—), 女, 北京市人, 在读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性发展与性教育及健康学科素养测评与提升。

【通信作者】 刘文利, E-mail: liuwenli@bnu.edu.cn。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20.10.006

精、性发育、形态发育等状况。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研究对象集中在青春期的儿童;二是研究内容多与生理发育相关,鲜少涉及心理或社会层面。这也与我国学校性教育政策的起步阶段特点相吻合。

随着对性教育概念愈发全面和深入的认识,相关研究的重点从单一的性生理逐渐扩充,呈现出了新阶段研究重点的显著特征——研究内容丰富,几乎涵盖性教育的各个方面。在这一阶段,大量关于性教育的研究同时调查了研究对象性生理、性心理、性知识、性教育、性观念、性行为、性审美等多个方面,如成都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0 年“新世纪大学生性文明调查”和 2002 年“大学生性教育实践探索课前/课后对比调查”^[2]。这也是这一时期发表的学术文章中非常明显的共同点。

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术机构逐渐摸索到了自己的优势领域,开始向着“专精”的方向发展。一些有代表性的团队已经在相应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用实际行动证实了选择优势领域开展学校性教育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2 研究思路的转变 早期的性教育研究以“描述现状”为主要目的,学校性教育研究中对于“现状”的重视一直延续至今^[3-14]。与此同时,20 世纪 90 年代也是性教育研究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性教育研究从主题、内容和方法上都在逐渐深入地进行。在论述青少年性教育的必要性和意义方面,研究者指出,开展学校性教育不但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需要。许多学者从性教育体系、原则、途径、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而具体的分析,对性教育实践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随着学校性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对青少年性知识、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干预开始出现^[15]。

1997 年,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在阜新市小学六年级及初中一年级 363 名女生中展开性教育干预研究,探讨和实践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性教育的方法和尺度^[16]。2007 年起,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先后研发小学、幼儿园、初中性教育课程,并将之作为干预工具,监测学生接受性教育前后的变化^[17-22]。2010 年起,北京师范大学团队在“推进性别平等的全面青少年学校性教育”项目中通过空白对照的形式,探究了性教育的教学效果^[23]。2018 年,清华大学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了“中等教育学校性教育效果随机对照实验”。2019 年,清华大学与我国社会团体合作开展“中国乡村儿童发展的社会与家庭决定因素队列性研究”。这一时期,我国学校性教育学术研究围绕着“教学效果监测与评估”稳步开展。

在大量研究证实了学校性教育的有效性后,我国学校性教育的研究思路开始向更上位的层级推进,其中就包括政策倡导和纲领性文件的制定。2014 年,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在全国 15 个省市 60 所普通高等学校的 7 851 名学生中开展调查,了解大学生首次性行为发生年龄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制定适宜的学校性教育政策提供建议与依据。自 2014 年起,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每年都提交全国两会提案,推动学校性教育在我国的发展。2018 年,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翻译的联合国《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版)中文版正式由联合国在华机构发布。同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下,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协同国内多领域专家开始研发《全面性教育指南》。可以预见,纲领性文件的研发将带领我国学校性教育的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3 性教育人才培养的转变 我国学校性教育相关学术机构在培养性教育人才方面也经历了 3 个阶段的转变。

第一阶段的培养以开设独立课程为主要形式,所有在校生都可以根据兴趣和发展规划选修相应课程。1985 年,中国人民大学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性社会学》课程,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首次公开且得到校方认可的与性有关课程的设立^[24]。此后,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先后开设多门专注于培养性教育教师的课程,以及其他十余门着眼于性健康、性别研究等内容的专题课程,旨在培养性教育领域的储备人才。但这类课程大多因为相对独立而缺乏完整的培养体系,因此,一些学术机构开始将性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专业来培养相关人才。

第二阶段的培养以开设选修专业和培养相应方向的硕博研究生为主要形式。1996 年,首都师范大学为本校师范生创立性教育辅修专业。该专业为北京市中小学输送了一批优秀的性教育教师,但目前已停止招生。2010 年,成都大学师范学院面向在校学生开设性教育辅修专业^[25]。截至 2019 年,该专业已招收 10 届学生共计 462 人,结业 9 届学生共计 409 人。以上两所学校主要是关注本科生的培养。此外,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成都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性教育领域的专家都通过招收研究生的形式培养了一批性教育领域的研究型和实践型人才。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在线课程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形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阻隔,为学校性教育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机遇。

第三阶段也正是以在线课程为载体,实现了大规模远程的性教育人才培养。自 2016 年起,教育部体卫艺司、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疾控局、昆明医科

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先后开设了一系列性教育相关在线课程,一些学术团队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也将远程培训作为干预方式之一,培养了一批一线教师中的性教育人才。

1.4 研究经费来源的转变 学校性教育的研究离不开经费的支持。我国性教育学术机构的经费来源先后经历了政府基金支持、科研经费申请和国际合作 3 个发展环节。1982 年,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在国家科委的资助下成立,成为首个全国性儿童青少年卫生/学校卫生研究机构。1994 年,教育部预防艾滋病学校健康教育培训基地挂靠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正式成立。1995 年,北京市教委所辖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挂靠首都师范大学成立。2006 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成立。2015 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承担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家本位和个人本位张力下的同性伴侣家庭研究”。上述研究机构和项目大多受政府相关部门委托开展,经费也来源于政府基金支持。

随着学校性教育研究的蓬勃发展,更多学者将视线转向了性教育,但这些科研团队很难直接从政府基金中得到支持,因此出现了一大批依靠申请科研课题获取经费、维持团队正常开展研究的团体。如 2004 年 4 月成立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性健康研究与教育中心、2006 年 1 月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和 2015 年 12 月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橙志”性别平等小组等。

在申请课题经费和资助的过程中,一些关注性教育的国际组织和机构认可我国学者在性教育研究领域的努力,为我国学校性教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更为充足和有利的支持。2007 年起,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先后在小学、幼儿园、初中开展性教育课程开发、实践与监测研究。此外,福特基金会还资助了“推进性别平等的全面青少年学校性教育”(2010)、“四川省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地性教育推广”(2011)、“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高校性教育模式”(2012)等多个学校性教育科研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联合国在华机构也对我国学校性教育相关研究给予大力支持。

2 性教育的社会资源转变特点

除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外,占比众多的性教育社会团体也是学校性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为学校性教育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在七十余年的变迁中,性教育领域社会团体的类型、工作重心、服务内

容和服务对象也在进行不断地适应和调整。

2.1 团体类型的转变 1980 年 5 月成立的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我国第一个性教育社会团体。早期性教育相关的社会团体大多是在政策倡导下成立的有政府背景的群团组织。例如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将计划生育提为国策后应运而生,归属国务院直接管辖。再如 1994 年 5 月成立的中国性学会,是经卫生部批准,在民政部注册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同年,教育部预防艾滋病学校健康教育培训基地挂靠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成立。1995 年 12 月,北京市教委所辖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挂靠首都师范大学成立。2006 年 12 月成立的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则是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的支持下,致力于艾滋病预防的社会团体。这些团体都是早期成立的、比较具有代表性且具有政府背景的与性教育相关的社会团体。

2000 年 7 月,玛丽斯特普·中国成立。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是全球生殖健康领域的国际公益组织,在中国办事处的成立也代表着我国社会团体进入了国际组织本土化的新阶段。

在此契机之下,一系列民间社会团体陆续成立。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2006)、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2006)、北京同志中心(2008)、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2013)等都是在这时期陆续成立并发展至今的。这些团体脱离了原有的依托政府背景成立的惯例,也不具有国际背景,大多是由某个或某些性教育领域的倡导者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性教育话题自发组成,并选择发展方向。这种完全自发的形式已经与政府背景团体和本土化国际组织一起,形成了我国性教育社会团体的重要力量。

2.2 工作重心的转变 在工作重心方面,我国性教育社会团体沿着两条起点相同的路径(“实践-学术-资源开发”和“实践-营利-资源开发”)各自发展,最终又殊途同归。

早期以计生协为典型代表的社会团体致力于开展性教育领域的实践工作。自成立以来,计生协在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性别平等、权利保护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进学校、社区、企业、工地、农村、军营为校内外青少年提供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信息和教育,对决策者进行倡导。对父母、教师及其他成年人进行宣传培训,并探索青少年友好服务理念与实践。

在此之后,不同团体的工作重心流向了不同分支。以中国性学会为代表的团体走了“学术道路”,中国性学会先后成立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专委会和性教育专委会,定期举办学术年会,并组织开展性教育相

关研究。2012 年,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启动“基于性取向、性别身份校园欺凌行为”调查项目。2014 年起,玛丽斯特普·中国举办“你我论坛”,促进性教育领域创新活动和研究成果的交流。另一些团体则选择了“商业道路”。2013 年,赋权型性教育讲师团队成立,并开始尝试付费性教育教师培养和儿童青少年夏令营。2015 年,无锡保护豆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主要盈利模式除了付费家长讲师培训,还销售自主研发的性教育资源。

虽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但近几年多数社会组织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资源开发之上。2012 年 5 月,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主导设计、编写并派发性少数群体相关的性教育手册。2013 年,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编写《青春健康教育指南》。2015 年,保护豆豆自主研发了多种原创的儿童性教育产品。同年,玛丽斯特普·中国陆续制作一系列网络课程和视频。2017 年,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儿童性教育项目组发布儿童性教育动画片。2018 年,赋权型性教育讲师团队完成“赋权型性教育工具包”各学段的教学工具研发。其他社会团体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不断开发性教育相关的教学资源。

2.3 服务内容的转变 在服务内容方面,早期的社会团体以计生协为典型代表,主要是在为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服务。随着更多的社会团体陆续成立,不同的团体开始有选择性地确定自己的核心关注点,并且沿着相应的道路发展。例如选择学术为发展方向的中国性学会,以防艾为主要方向的青爱工程等。

在社会团体与学术机构,甚至是政府部门的核心诉求愈发趋于统一的大背景下,很多社会机构开始在学术机构的支持下更为专业化的发展。例如专注于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友好服务的玛丽斯特普·中国与学术机构合作开展调查和研发,一些地方性的性教育团队也会邀请学术机构承担教师培训等工作,而关注性少数群体和残障群体的一些团队则在专业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和研发,并承担相应的科普工作。

2.4 服务对象的转变 在服务对象方面,早期中国计生协主要的服务对象是 10~24 岁青少年,核心思想在于直接对青少年开展性教育。但随着学校性教育的发展,性教育工作者逐渐意识到培养性教育教师的重要性。2000 年,中国计生协开始与美国适宜卫生科技组织合作,对父母、教师及其他成年人进行宣传培训,并在 2008 年正式建立青春健康师资培训与认证体系。青爱工程通过在学校援建青爱小屋,组织开展师资培训、家长课堂。2018 年,中国性学会培训认证中心成立,希望规范化性教育教师的培训和认证。在这一阶段,社会团体主要致力于性教育师资的培养,虽然也

有涉及家长的培训,但对家长更多地是普及性的培养,将其定位在辅助性教育开展,而不是以教育者的标准进行培训。

2019 年,保护豆豆推出了“儿童性教育家长讲师培训计划”。不同于以往家长的辅助地位,该计划将家长作为开展性教育的中坚力量,按照培训教师的标准培训家长,也是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服务模式。

3 对我国学校性教育研究的启发

3.1 重视教学效果监测和纲领性文件研发 学术研究的开展是学校性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教学效果监测的开展和纲领性文件的研发。教育效果监测一方面能够以客观严谨的形式真实呈现学校性教育开展的效果,良好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积极的变化能够使教师、学校管理者和家长更有兴趣和信心开展性教育,而监测中发现的问题也可以帮助性教育实施者更好地完善教学;另一方面,教学效果监测的开展和监测成果的公开发表有助于敦促学校性教育保质保量地开展。2019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提出要“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以多种方式对学生健康知识进行考试考查”^[26]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纲领性文件的研发在性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能够很好地集合已有经验,对现有性教育实践进行规范化和专业化,有助于在此基础上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推广学校性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目前正在研发的《全面性教育指南》正是以总结前人经验,启发后续学校性教育开展为目标。

3.2 以民间的蓬勃发展带动政府的政策支持 学校性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但如何得到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也是学校性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自 2017 年起,针对《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的讨论和争议及各类儿童性侵害事件被媒体频繁报道,引发了公众对于性教育的深入探讨,各个性教育相关的组织机构也都在开展研究与实践,性教育已经在公众传播中逐渐深入人心。加之每年的全国两会都有性教育相关的提案被提交,也反映了学校性教育现有的工作成果。以目前的情况来看,通过性教育的“民间发展”带动政府部门的关注,进而出台相应政策是重要可行的路径之一。相信有关部门能够逐渐意识到学校性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对儿童青少年成长的助益,出台更多支持学校性教育的政策。

3.3 不同性质机构分工合作各有专精 在对七十余年学校性教育研究历史进行梳理的过程中,不论是学术机构,还是社会团体,其发展变迁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即从兼顾到专精,从独立到合作。不同的学术

机构和社会团体根据已有经验选择最适合本团体的发展方向,在性教育的某一个领域深入钻研或开展实践,机构之间则加强交流合作,互相学习,共同支持学校性教育的发展。大量机构的这一转变策略已经证实了单一机构专精发展和多机构合作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相信这也是中国学校性教育研究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3.4 合理结合运用国际和本土化经验 在关注我国学校性教育研究的同时,性教育研究者也应当放眼世界。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和团体积累了丰富的开展学校性教育研究的经验,十分值得学习。联合国各驻华机构支持国内学术单位开展学校性教育研究相关工作,为性教育的国际交流提供了机会。但值得注意的是,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要时刻具有本土化意识,结合我国国情和儿童青少年发展特点,将先进的国际经验转变为适合我国学校性教育需求的方案,为学校性教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和深入开展贡献中国智慧。

4 参考文献

- [1] 叶恭绍. 周总理关心性教育[J]. 父母必读, 1983(4): 3-4.
- [2] 胡珍. 中国当代大学生性现状与性教育研究[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 [3] 姚佩宽. 中国青春期性教育研究和实践[J]. 当代青年研究, 1990(6): 35-41.
- [4] 刘达临. 中国当代性文化: 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2.
- [5] 潘绥铭, 曾静. 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6] 杨雄, 姚佩宽. 青春与性: 1989-1999 中国城市青少年的性意识和性行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7] 郑晓瑛, 陈功. 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基础数据报告[J]. 人口与发展, 2010, 16(3): 2-16.
- [8] 潘绥铭, 黄盈盈. 性之变: 性化时代 14 至 17 岁中国少年的性状况[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9] 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 中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状况[J]. 性教

(上接第 1462 页)

- [47] 教育部.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Z]. 2019-05.
- [48] 刘文利. 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历史回顾和发展概述[J]. 中国青年研究, 2008(12): 9-12, 22.
- [49] 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Z]. 2003.
- [50]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安全〉课程标准[Z]. 2007.
- [51] 浙江省公卫办. 浙江省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范(试行)[Z]. 2010.
- [52] 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海省儿童发展十年规划纲要(2001-2010)[Z]. 2011.
- [53] 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Z]. 2011.
- [54] 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儿童发展规划(2011-2020 年)[Z]. 2011.
- [55] 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部分)[Z]. 2013.

育与生殖健康, 2012(4): 44-46.

- [10]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中国青年网络, 清华大学. 2014-2015 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R]. 北京: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2015.
- [11]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中国青年网络, 清华大学. 2019-2020 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R]. 北京: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2020.
- [12] 龚林, 颜春荣, 丁蓉, 等. 深圳市中学生性心理的发展、性知识及性态度现状调查[J]. 中国健康教育, 2007, 23(4): 42-44.
- [13] 蒋丽娟, 武南, 党皎, 等. 深圳市高中生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状况调查[J].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2011(2): 97-99.
- [14] 朱丹玲, 马健, 廖慧霞, 等. 深圳市中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现状调查及研究[J]. 中国妇幼保健研究, 2017(3): 240-242.
- [15] 陈义平, 甘慧媚. 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研究进展: 1995-2005[J]. 青年探索, 2007(2): 76-78.
- [16] 陈晶琦, 叶广俊. 小学六年级及初中一年级女生青春期性教育干预研究[J]. 中华医学杂志, 1997, 77(1): 12-15.
- [17] 赖珍珍, 胡玥, 刘文利, 等. 小学三年级流动儿童性教育课程效果评价[J]. 中国学校卫生, 2015, 36(8): 1150-1153, 1157.
- [18] 刘敬云, 刘文利. 基于性知识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小学性教育课程效果评价[J]. 中国学校卫生, 2019, 40(3): 350-354.
- [19] 郭凌风, 方世新, 李雨朦, 等. 性教育课程改善小学生同性恋态度效果评价[J]. 中国学校卫生, 2019, 40(10): 1478-1481.
- [20] 刘敬云, 刘文利. 小学性健康教育课程对减少艾滋病歧视的效果评价[J]. 中国健康教育, 2019, 35(12): 1108-1110, 1121.
- [21] SU R, GUO L, TANG H, et al.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weakens the effect of in-group bias on trust and fairness[J]. Sex Educ, 2019, 20(1): 33-45.
- [22] 李雨朦, 郭凌风, 刘文利, 等. 初中生青春期性心理健康课程干预效果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9, 40(12): 1835-1837.
- [23] 王曦影, 萨支红. 性别平等的全面性教育案例手册[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9.
- [24] 史铁群, 张嘉楠, 孙怡心, 等. 青春期性教育的现状与思考[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4(5): 98-103.
- [25]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性教育基地. 成都大学第七届性教育辅修专业举行开班典礼[EB/OL]. [2019-08-15]. http://xqjy.edu.edu.cn/index.php?m=news&a=show&news_id=4360.
- [26] 中共中央国务院. 健康中国行动[Z]. 2019-07-09.

收稿日期: 2020-09-07; 修回日期: 2020-09-20

- [56] 湖南省教育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艺术、健康与国防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Z]. 2013.
- [57]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Z]. 2016.
- [58] 广东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 关于在我省全面开展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通知[Z]. 2018.
- [59] 刘文利, 李雨朦. 关于性教育的提案, 教育部是这样答复的[J]. 教育家, 2019(13): 52-54.
- [60] 李雨朦, 刘文利. 新西兰健康教育经验及其启示[J]. 新课程评论, 2019(7/8): 180-187.
- [61] LIU W, SU Y. School-based primary school sexuality education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Beijing, China[J]. Sex Educ, 2014, 14(5): 568-581.
- [62] 刘文利, 元英. 我国中小学性教育政策回顾(1984-2016)[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17, 256(7): 44-55.

收稿日期: 2020-09-07; 修回日期: 2020-09-24